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初心

初心就是一个人对自己一直以来，或者说是与生俱来的期许，我要成为怎样的人，我期待怎样的世界。失望与绝望都在世界面前是常态，因为他人不由你改变。但一个人仍旧可以依照初心，努力做自己。

我十八岁读存在主义，曲里拐弯，生吞活剥，学到的大概就是这一点：不论任何境遇，一个人永远可以选择。如今与自己的朋友彼此鼓励，要保持初心。世界上最难的事，差不多就是这一件了吧。

再要强的人，似乎也总有一天会在碰得头破血流后，幽幽地说一句：生活就是渐渐让你知道，自己输了。

太阳落山了，黑夜来时没人来陪伴你。夜里你没睡着，看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月亮，你不相信那些可怕的事情竟然是真的发生了，你的心碎了一地，但你不要怕。太阳又升起了，新的一天却没有来，可怕的事情又发生了一遍，和昨天发生的一样，但你还是不要怕。你只静静等待命运吧，那里应该还有一朵属于你的花。

那朵花，是对你这一世努力周正保护自己初心的奖励。

此“啬”是“吝啬”吗？

严　修

《老子·59章》：“治人事天莫若啬。”

有人今译为：“统治人、侍奉天没有比吝啬的原则更好的。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《老子新译》（修订本））

还有人今译为：“治人事天没有比吝啬更为重要的了。”（江苏人民出版社《韩非子校注》）

把此处的“啬”，今译为“吝啬”，我以为不够妥当，在词义的感情色彩上，把握得不准确。

“吝啬”是指小气、抠门，过分心疼自己的财物，当用不用，当给不给，舍不得付出。人们蔑称这种人为“小气鬼”、“吝啬鬼”、“啬巴子”（扬州方言）。明显可见“吝啬”是个贬义词。而老子在此处是提倡“啬”，颂扬“啬”，此“啬”理应是个正面的褒义词。今译为贬义词“吝啬”，显然与老子的原意不符。

“啬”是“穑”的本字，本义就是收获、获得。人们平常所谓的“稼穑”，稼指种植，穑指收获。在甲骨文里，“啬”象禾穗露积于野之形；在金文里，“墙盘”中的“啬”，上为双“禾”，下为“田”；在《说文》里，“啬”的古文，上为“来”（麦类），下为“田”。所以古时农夫又称“啬夫”、“穑夫”、“穑人”。商承祚《殷墟文字类编》说：“穑字《礼记》皆作啬，此穑、啬一字之明证矣。”

“啬”的本义是收获谷物，后来又引申出四个义项：向积极方面引申出节俭、爱惜两个义项，向消极方面引申出吝啬、闭塞（由谷物的收藏需封闭而引申）两个义项。

《老子·67章》还提出“俭”的概念，认为是他的“三宝”之一。细察之，老子所谓的“俭”与“啬”，二者的内涵十分相近，几乎是名异实同。

《韩非子·解老》是我国哲学史上最早对《老子》进行解释的名篇，其中对“啬”、“俭”是这样解说的：

啬——“啬之者，爱其精神，啬其智识也。”“众人之用神也躁，躁则多费，多费之谓侈。圣人之用神也静，静则少费，少费之谓啬。”

俭——“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，圣人爱宝其神则精盛。”“天地不能常侈常费，而况于人乎？”

在韩非子看来，“啬”和“俭”的主旨是一致的，其核心的观念都是“少费”，在财物方面和神智方面，都要节俭和爱惜。

因此，老子所谓的“治人事天莫若啬”的“啬”，是反对“常侈”、“多费”，是提倡“俭用其财”、“爱其精神”，这与当代社会所提倡的“节约资源，保护环境”、“厉行节约，勤俭办事”、“珍惜生命，防止过劳”等等观念，是相似相通的。因此，把此处的“啬”，今译为表示一种美德的褒义词“节俭”，比今译为表示一种恶习的贬义词“吝啬”，更能体现老子的真意。

高山仰止（中）

——读壶记之三十八

徐　风

始有人格，方有壶格。

民国宜兴名人储南强1928年在苏州地摊上觅得的供春壶，到底是不是真品？顾景舟对此一直心存疑问。几十年里，顾景舟收集史料，作了大量考证与研究。他一直有话要说，但每当他要发表关于“供春壶真伪”的研究结果时，总是有人出来加以劝阻。为什么？冠冕堂皇的理由是“保护紫砂的大好形势”。于是顾景舟只得“顾全大局”。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供春壶的研究。紫砂艺人潘持平曾撰文记述了顾景舟临终前与他的一段谈话。

“1996年5月29日下午，在宜兴人民医院的病房里，顾老叫我记录他口授的关于供春壶的鉴别。此时顾老虽然头脑清晰，但吐字已不清楚，且词不达意。历时两小时，方知其所述之意。顾老说他一生曾看过13把供春壶，每个藏家都说壶是供春做的，只因壶盖损坏，由黄玉麟配盖，这也未免太巧合了吧。顾老说，那13把壶，其实都是黄玉麟做的，其中的12把，他都对藏家说了实话，只有对上海松江徐姓老人所持之供春壶，顾老违心地说是真的。我问顾老，为什么对他要说违心话？顾老说，徐姓老人年逾古稀，视此壶为珍宝，且又有心脏病，我怕闯大祸，故违心说是真的。”

真话有时是带毒的，它有时是可以致命的。面对着一个风烛残年的生命，顾景舟以少有的世故，小心翼翼地把真话藏了起来。不过，在紫砂壶上说违心话，对于顾景舟来说，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。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顾景舟性情的另一面。

当时有一位文艺界的高官，同时也是名头很大的书画家，某次以自己的一幅画，欲换顾景舟的一把壶。公平地说，此公以自己之画，换景舟之壶，除了敬重，实际也是一种艺术交流。其画跋题字中“以画换壶”之词，只是一种戏称而已。但顾景舟的理解不同。那画题跋中“以画换壶”的字句，一直让他心里不很舒服。于是将那画扔在一边。为什么？他的壶可以送知心朋友，但绝不交换。之后的两年里，对方托人频频催壶，顾景舟就是不予理睬。后来，县里领导出面，顾景舟才勉强答应。私下里，他不屑地说：“以画换壶？他一幅画，连我一个壶嘴也换不到呢！他知道我做一把壶要花多少功夫吗？”

顾景舟的一把壶，最长的时间做了2年多。其间一直在反复揣摩、修改。不懂的人，私下里还骂他懒坯，真是天知道。在他看来，做人与做壶之间是一体的。而制作紫砂壶的每一个步骤，就像写书作画，都有它的法度。

许多年后，徒弟葛陶中回忆说：“起先顾老要我捶泥，一团泥整整捶了三天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要锻炼正确的姿势和用力方向，用韧劲而不是用蛮力，识别挤掉空气的熟泥的成色，从而掌握从生泥到熟泥的全部要领。”

不光捶泥，打身筒也是这样。徒弟李昌鸿回忆道：“他要求转几圈必定要几圈，多一圈都不行。有一次我背对着他打身筒，他从我拍打的声音就判断出多了还是少了，常常喊：昌鸿，你多敲了几下了！”

又如，他对制壶工具的要求之苛刻，甚至超出了出征将士对武器的精确讲究。他常说，不懂工具，就等于不懂制壶。他的工具有130多件，每一件都有出处。他做壶，一招一式，都有讲究的，他打的泥片，厚薄均匀，几乎不差分毫。有一次，他一口气做了四把洋桶壶，进窑烧成后，有人把它们秤了一下，其中的三把壶，分量完全一样，另一把壶，只重了一钱（5克）。

他知道是哪一把壶重了一点点。他略带遗憾地说：“那张泥片，我少打了两记。”

水井

陈德平

井，在家乡曾如河塘般遍布。小巷弄堂、民居院落都能看到一口口水井，那井栏有的是圆形、有的呈菱形，形状各异。周边用水泥涂抹、井台光滑，一定是新掘不久的水井；那用青砖相砌，井沿黑漆漆、爬满青苔、凹凸不平的，必是有些年代了；有的井旁荒草丛生、井水中漂着杂物，散发着异味，那肯定是口被废弃的井。有的大户人家的老房子院内大都设有水井，并配有井盖，不用时扣着锁。

早年，家乡每户人家的生活饮水全仰仗水井。家家备有水缸、水桶，几乎天天要与水井打交道。于是小时候，常跟着大人去井边吊水。别看吊水，却是个技巧活。

最初，我是战战兢兢地走近井沿，探着身子往下看，井幽深深的，那清冽明亮的水中晃动着蓝天、晃动着人影，似乎要把自己拉下去，看了直晕眩。后来，胆子渐大，拎着小铁桶去吊水，因力气小，绳子只能贴着井沿慢慢往上拉，那桶碰着井壁叮叮咣咣地响，晃到上面早只剩下了半桶水。那时，常和小伙伴们趴在井栏上，井水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一张张小脸，大家扯着嗓子喊自己的名字，嗡嗡的声音在井中回响，不时荡起一阵笑声。

有年大旱，河塘都见了底，许多水井也干涸得底朝天了。胆大的人就攀附着一层层砖壁，爬到井底，在水潭中用碗舀起水来，倒进桶里再吊上来。那些日子，白天井水还来不及渗出就被舀干了，许多人就半夜起来去舀水。我家老屋的隔壁有口井，此井挖在房子的过道里，很少为外人知晓，可水也干了。半夜里，邻居小外婆叫上我，和她一起去舀水。我睡眼惺忪，拿着手电筒照在井里，小外婆用绳子系在一个空水果铁罐头上，放到井底的水潭里，翻来覆去地吸进水再吊上来，倒入大铁桶中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，总算积上一桶水，但水是混浊的。我和小外婆各分了半桶水回家时，天已大亮。母亲用明矾在水中不停地划动，让水尽快沌清。水变清后，桶底留下一层泥。我现在真忘了那段缺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，还记得和小伙伴们在干涸的河床里挖土井潭，挖着挖着，水就渗出来了，很快积成一潭水。这水尽管有很浓的泥土味，尚可作洗刷之用。

我曾见过挖井，当时太小，只记得挖井前，一帮汉子在桌上摆上猪头、羊头之类供品，点上香，磕头跪拜，然后挖开一个大坑，在上面搭上架子，用滚动的木轱辘把泥土一筐筐拉上来，越往后，挖上来的泥土都乌黑油亮，在井旁堆成了山。井挖好后，用青砖把井壁一层层砌起来，再在井底铺上一层厚厚的细沙。江南的土质松、易渗水，挖井有一定的风险，弄不好就会塌方。所以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自有其道理。

井水冬暖夏凉，其好处在那个年代自不待言。夏日的傍晚，井边常常拥着许多人，妇人搬来木盆，从井里吊上水来给孩子洗澡；男人光着膀子，只穿条裤衩，提上一桶水来，劈头盖脸地往身上倒，似乎要把酷热一浇而光。入夜，人们在井边纳凉，把早已放在井中的西瓜提上来，切开分享，那股带着鲜味的自然凉爽直透心窝，这是现在的冰箱无法复制的。

凡事都有两面性，井有时也能成为悲剧的酿造地。有天早晨，有人到一个弄堂的井中打水，蓦地发现井里漂浮着一个人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扔下水桶就跑。后来经人打捞上来，是个年轻女子，说是为情而投井。幽深的井水不仅吞没了姑娘，也结束了一段故事。后来，人们再也不到那个井里打水。我每每经过那窄窄幽幽的弄堂，总绕道而行，似乎觉得那里站着一个什么人。

作家鲍尔吉·原野说：“井里不光藏着水，还藏着一片锅盖大的星空和动荡的月亮。”想想也是，井虽小，却照见了世界、照见了人生。

“新民晚报首届国际兰展”征文启事

素有“花中君子”之称的兰花因其高洁清雅的气质成为许多文人墨客竞相歌咏的对象。你知道吗，世间30万种植物中，兰花“一香压千红”，有3万种之多。

3月29日，“新民晚报首届上海国际兰展”将在辰山植物园拉开帷幕，届时将展出来自全球的兰花千种，花色应有尽有，造型千姿百态。即日起“十日谈”栏目向广大读者征集养植或欣赏兰花的故事，我们将择取角度独特、情真意切的文章刊于“夜光杯”和“新民网”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，投稿邮箱：xwq@wxjt.com.cn，为便于联络，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和地址。

年年有余（紫砂壶）　杨忠明绘刻

夜光杯

不能没有茶

陈　迅

每天都不能没有茶。我的习惯是早饭后泡上一杯比较浓的茶。茶泡开了，先闻后品，品了再品，便能感受到这一天的快乐。快乐来得很简单，仿佛就在茶里。

我喝茶不算讲究，，但也有喜好。在众多绿茶中，我最爱西湖龙井，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炒制的清香。

喝茶的时候，有两件事最值得做，一是与一二知己聊天，二是看一本爱不释手的书。边看书边品茶，字里行间便有了茶的味道。

茶本身是单纯的，就像中国各地的茶农，在清明前摘些好茶，让世人品尝。中国的土地上有很多山，中国的山有很多适合种茶。中国人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给朋友分享，于是茶叶走出国门，分流到世界各地。茶叶贸易使中国出现了贸易顺差，英国出现了贸易逆差。英国人很不情愿，便给中国输送鸦片。当中国禁烟，鸦片战争就爆发了。

喝茶的时候，想起百年前的鸦片战争，茶就不再单纯了，香味过后便是苦涩。如今的中国又有了贸易顺差，又有人很不乐意，想遏制中国。可当下的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了，不是想遏制就能遏制得了的。

茶原本是个休闲之物，可历史给它增加了厚重感。茶既能陶醉人，也能提醒人。我倒希望茶能让我兴奋，睁大眼睛看出那些虚伪和邪恶来。

广采博纳徐丽仙

吴宗锡

徐丽仙是流派唱腔“丽调”的创始人。丽调是当前评弹界演唱得最广的女声唱腔流派，也是为广大听众热爱的唱腔流派之一。

徐丽仙之所以获得卓越的艺术成就，既是因为她有着得天独厚的音乐秉赋和长期演唱的实践经验，更由于她热爱艺术，在学艺、习艺、奏艺中的勤奋、坚毅、执着和勇于进取。在谱曲和演唱中，对一腔一句都付出了艰苦辛勤的劳动。有时，那张写着唱词的纸头，在谱唱中会被揉捏得又皱又烂。为了捕捉一个音乐形象，体现一个意境，对一句唱词，要哼唱几十遍。她不会记谱，就凭反复哼唱来加深记忆，或在琵琶上反复弹奏，直弹得手指红肿。一个腔句的形成，常常琢磨几天几月，设计了几个方案，反复推敲，直至自己满意为止。有时，也有妙手天成的神来之笔，但那只是长期积累的辛勤创作的一次灵感的闪现。

徐丽仙对艺术的勤奋，还表现在她对各种艺术以及对别人艺术成就的虚心学习和借鉴上。她研究评弹的各种流派唱腔，学唱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曲曲艺，认真地聆听民歌民乐和其他音乐作品，广采博纳，以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，丰富自己的音乐表现力。更主要的是徐丽仙在参加上海人民评弹团之后，在领导和众多艺术家的帮助下，明确了从生活出发，从内容出发的创作道路。她的创腔，如她所说的，决不是炫耀唱腔，为流派而流派，而是为了唱好人物，唱出感情。她对不同内容的唱词都着意经营，真是“意象惨淡经营中”。为了塑造好人物，抒发其激情，营造其意境，徐丽仙不断革新创造发展着自己的唱腔。她不但对唱腔，而且对润腔，乃至伴奏，都作了统一构思，统一设计，统一创造。这样，她所谱唱的，无论是书目中的中心唱段如“小飞蛾自叹”“天昏昏”“梨花落”等，还是特色开篇如《新木兰辞》《黛玉葬花》《饮马乌江河》《六十年代第一春》等都成了弹唱的精品，受到听众热烈欢迎，而传唱不衰。

徐丽仙认为“流派必须跟上时代”，具体地说，也就是流派唱腔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题材，不断加强并丰富自己的表现力，也就是要创新，要发展。从徐丽仙演唱的《罗汉钱》《杜十娘》《阳告》《情探》到《黛玉葬花》《望金门》，再从她谱唱的开篇《新木兰辞》到《六十年代第一春》《小妈妈的烦恼》再到《饮马乌江河》《全靠党的好领导》，她就是实践着“不断敲脱自己”，也就是突破自己的创新发展的道路，实现着“创”即是“闯”，创就要闯的理念。陈云同志说过：“徐丽仙在评弹音乐的发展中，是有一定的地位的。”

十日谈

评弹群星谱

“正、纯、真”是朱慧珍的艺术特点。

蛇肖印两枚　大石子　篆刻